



特种兵系列

★★★★★★★★★★★★★★

唐香龙○著

# 一號特工

你赌钱 我赌命

最危险的潜伏 最铁血的意志 最精准的绝杀

阴谋中的阴谋 玄机中的玄机

◀为报国，国安特工用生命上演碟中谍▶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工 / 唐香龙著

2013.10

ISBN 978-7-333-2938-1

定价：18.00元

2013.10

# 特工

唐香龙○著

第一章	装箱人 / 037
第二章	生物记忆 / 027
第三章	解码 / 037
第四章	任务 / 048
第五章	小组 / 056
第六章	行军 / 064
第七章	破译 / 073
第八章	特训 / 083
第九章	中国结 / 090
第十章	挑刺 / 102
第十一章	CIA / 109
第十二章	神秘家族 / 115
第十三章	“圈子” / 126
第十五章	监听 / 135
第十六章	埋线 / 143
第十七章	暗杀 / 150
	115 1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号特工 / 唐香龙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399-5638-1

I . ①— … II . ①唐…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9706 号

书 名 一号特工

著 者 唐香龙

责 任 编 辑 刘 佳

装 帧 设 计 柏拉图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638-1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 录

## CONTENTS

引 子 / 001	第十八章 山林之战 / 159
第一章 国安局 / 007	第十九章 中国之行 / 172
第二章 牧羊人 / 017	第二十章 双料间谍 / 188
第三章 伤痛记忆 / 027	第二十一章 巨变的国家 / 206
第四章 停职 / 037	第二十二章 马歇尔项目 / 217
第五章 国家任务 / 048	第二十三章 冲天怒火 / 224
第六章 特工小组 / 056	第二十四章 爷爷的足迹 / 232
第七章 中国故事 / 065	第二十五章 纽约之行 / 237
第八章 杀手 / 073	第二十六章 枪械专家 / 244
第九章 特别任务 / 083	第二十七章 洛兰酒吧 / 250
第十章 中国结 / 090	第二十八章 审讯 / 255
第十一章 挑衅 / 102	第二十九章 绑架 / 261
第十二章 CIA / 109	第三十章 拯救 / 267
第十三章 神秘卖家 / 116	第三十一章 “冰人” / 273
第十四章 “影子” / 126	第三十二章 毁约 / 278
第十五章 监听 / 135	第三十三章 真相 / 282
第十六章 跟踪 / 143	第三十四章 铁锤行动 / 288
第十七章 狙击 / 151	第三十五章 大结局 / 294

## 引子

2006年边疆的冬天，蔚蓝的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雪山像身材魁伟的巨人倚天擎立，几只雄健的苍鹰在天空中翱翔，清风徐来，鸟语啁啾。

从雪山顶峰望去，新近修好的国防公路夹在南北的高山雪峰之中，沿着塔什库尔克（干）河的一条宝蓝色支流，一直向西蜿蜒。山是寂静的山，水是宁静的水，但此时此刻全都披上了银色的盛装。

当血红太阳从雪山那边羞答答闪出的时候，一种奇特的声音突然响起，呼呼，这种怪异的声音在这样的荒野显得格外刺耳。只见几架直十武装直升机从连绵的雪山远处飞来，飞速旋转的螺旋桨激起的气流拍打着塔什库尔克河清澈的河水。

舱门打开，一个身材壮硕长相粗犷的年轻士兵坐在舱口，拨弄着抱在怀里的微声冲锋枪，他身边的几个士兵都眼望舱门外，眺望着美丽的塞外风光。

靠里面一个看上去比他块头大一些的士兵从怀里拿出一包口香糖，伸手递了过去，年轻士兵没有察觉这一举动，仍若有所思地拨弄着他的冲锋枪。

“大块头”看着粗犷士兵心不在焉的样子，问道：“邓子龙，你为什么一到执行任务就一言不发，而且注意力不集中，你心里在想什么？”

“想什么？想爷爷，想弟弟，想刘娟。秦武，亏你还是我哥们，这都不知道！”邓子龙带着一点乡愁回答。

秦武笑道：“我看你也就在想刘娟。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

“那恐怕还有几年，你也知道，我没转业，结婚根本不现实，我和刘娟有默契，现在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邓子龙苦笑着说道。

“有默契？你们也算是一对苦命鸳鸯了，从一起读书到现在一起当兵，如今还在谈恋爱，看你们这样真让人着急。”秦武摇着头说道。

“急什么，你还怕少了你那一杯酒？”邓子龙笑了笑。

“那当然，只要你小子结婚，结婚那天看我不喝他两斤就是这个。”秦武做

引  
子



了一个王八的手势。

邓子龙一听秦武说出这话大急：“你喝那么多干吗，要我丢下刘娟去照顾你，你损不损啊！”

驾驶员嘴里嚼着口香糖道：“就快要到目标区域了。”回头望了望这些年轻的特种兵，又道，“小伙子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感觉怎么样？”

邓子龙笑着回答：“在座的除了我应该都是第一次实战。”驾驶员看了邓子龙一眼，问道：“你参加过战斗？”邓子龙点了点头：“参加过反恐行动。”驾驶员竖起大拇指：“好样的。”

“现在的训练不是已经贴近实战了吗，有很大区别吗？”秦武说。

“训练是模拟战斗，有时候是和设备打交道，你杀了它，可以再复制，实战是和人战斗，你杀了他，他在这个世界就永远消失，所以我们必须慎用武力，尽量减少伤亡，毕竟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驾驶员眼看着前方严肃道。

一个长相秀气的特种兵说道：“恐怖分子往往装扮成平民，很难区分，他们滥杀无辜，是世界的公敌，如果我们不制止他们，就是愧对人民，战斗一旦开始，武力无法限制，有伤亡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作为你们的前辈我有必要提醒你们，当你们开枪的时候，要想到子弹从你们枪膛里射出所产生的后果，既不能让无辜的人死于你们枪下，又不能让恐怖分子从你们手中逃脱，这就是实战和训练的区别。”驾驶员的这席话让飞机里出现了少有的宁静。直升机上响起了广播：“‘利刃’各小组，马上进入战斗状态，无人飞机将在十分钟后发起进攻，各攻击小组在半小时后进入目标区域。”

依克陶县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它不是荒凉无人区，由于当地气候是垂直分布的，所以一天之内，人可以从烈日炎炎的夏季到冰天雪地的冬季。特别在山谷中，谷口是酷热难当的盛夏，进入谷中，不用几小时，就可以进入严寒的隆冬。

正因为依克陶县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的雪山一年四季融化，水草也格外丰美，吸引附近无数的牧民赶着羊群、牦牛到这里放牧。

依克陶村离依克陶县不远，是个偏僻小村，群山环绕，寒风料峭。这个小村地处边远，少有人烟，早就无人居住，与其说它是个村，还不如说它是牧民和流浪者的落脚点。

村里唯一入口原来是两座防范野兽而土砌的高墙，现如今这高墙上面不

知为何被人搭起了一些草棚，那些草棚里竟然有高射机枪、火箭发射器、肩扛式导弹等各种不同的武器，好像一个小型的军火库。

天慢慢暗了下来，草棚里一个睡在吊床上、头上包着头巾的魁梧男人从床上跳下准备出去方便，他慢慢走出草棚，只见一道火光从远处袭来钻进草棚后发生了爆炸。

随着第一声爆炸声响起，村里跟炸了锅似的，那些头上包着头巾的人惊恐地从屋里跑出，瞪着眼睛看着村外，爆炸声接二连三响起，高墙上的草棚被飞来的火光一一摧毁。那些人显然明白他们正在遭到攻击，顿时惊慌失措，有的胡乱开枪还击，有的四处寻找藏身之地。

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几架武装直升机降落在村口，成群的特战士兵毛着腰跳下飞机，直升机随后立即飞走了。村里那些人看士兵出现，手持各种武器向村口开起了火，战士们纷纷趴在地上举枪还击。

邓子龙和秦武坐的那架直升机盘旋在一栋三层土楼上空，他们还有几个同机的战士拽着绳索滑落到土楼楼顶，“啪啪啪！”冷枪不时打来，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

邓子龙心感侥幸，他想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受过和他们一样的高科技训练，肯定会有同伴死在他们的枪下。不一会儿，他的耳麦里传来指挥中心的呼叫：“‘利刃三号’注意，你们所处的位置三楼楼梯口有四名恐怖分子，他们配有四支冲锋枪，你们从左边楼下窗户进入。”

“收到，完毕。”邓子龙对战友做了一个手势，弯腰快步跑到楼的边缘，慢慢将绳索从左边屋顶吊下。

土造的楼梯，扶手上有一层厚厚的土灰，过道两边各有两个恐怖分子端着枪看着房顶入口。顺着绳索从屋顶悄无声息爬到窗外的邓子龙给战友做了一个进攻手势，几人脚踏屋壁高高跃起，突然从过道的窗户破窗而入，未等那几个恐怖分子反应过来，四支冲锋枪同时发出怒吼，纷乱的子弹将这四个恐怖分子瞬时打成了蜂窝。

邓子龙他们还没来得及检查战果，耳麦里又传来指挥中心的呼叫：“‘利刃三号’注意，这层楼楼梯旁边几个房间都有人，不清楚是恐怖分子还是他们挟持的人质，指挥中心命令你们逐屋进行清剿。”

“收到，完毕。”邓子龙对秦武做了一个手势，两人各带一人兵分两路向楼梯左右两边走去。



挨着楼梯过道的第一间屋不是很大，邓子龙和那长相秀气的士兵从窗口向里面望去，只见房子里面铺满了当地风格的地毯，一边是盖着木板的土床、倒在地上的椅子、雕着花纹的梳妆台，另一边是放在木桌上的电视机、破旧的冰箱、棉絮都露在外面的廉价沙发。

好像里面并没有人，邓子龙心想难道指挥中心的信息平台出错？但他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没有犹豫拿出催泪弹，戴上防毒面具，手一扬将催泪弹从窗口扔进屋里。

催泪弹在屋里引爆，镁在空气中迅速燃烧，放出含紫外线的耀眼白光，门飞快地被撞开，邓子龙和那长相秀气的士兵一前一后冲了进来，“啪！”好像玻璃破碎轻微的响声，冲在邓子龙前面的士兵应声倒地。邓子龙一看他是面门中弹，血流满面，在地上不停抽搐，显然伤势非常严重。

“王八蛋！我要杀了你！”邓子龙发出悲痛的嘶嚎，飞快移动身子朝着子弹打来的方向一梭子子弹打了过去，愤怒的子弹几乎要把那墙打塌。正当他快速替换弹匣时，从他的左侧土床底下突然站起一个蒙着脸只露两个眼睛，杀气腾腾的男人，那男子个子非常高，虽然不胖，但肌肉发达，看上去非常结实。

只见他平端着装有消声器的手枪对准邓子龙，眼里露出阴冷的目光。邓子龙飞快地扔掉冲锋枪如利箭般冲了过去。那男人扣动扳机的同时，手也被邓子龙举起，子弹射向了天花板。

邓子龙拿住那人握枪的手，准备一拳向他小腹打去，拳头还没打出，就感到腰突然被人紧紧抱住，一股巨大的推力推着他向梳妆台撞去，“哐！”镜子碎了，邓子龙立刻感到背上有针刺和液体流动的感觉，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发生了什么，接着人高高飞起又重重摔在了地上。

邓子龙一阵眩晕，自他当特种兵起，大小格斗无数，这种情况他还真第一次遇到。要不是他这几年硬气功练得全身如同钢筋铁骨一般，这几下他真还承受不起。稍一反应过来便看到那向他攻击的阴冷男人正气势汹汹朝他冲来，遂就地一翻，单手撑地，旋转身子，单腿向他下盘扫去。

那人腾空跃起，飞起一脚踢向邓子龙的脑门，邓子龙蹲身起来单手护住脑门，右拳直奔他下阴而去，那人左手挡开邓子龙的右拳，右拳照着邓子龙的太阳穴砸来。

邓子龙头一低，突然身子往前倾，双手拦腰抱住那人，身子一侧，一扭腰，

想一个过肩摔，把那人甩出，哪知那人单腿顶住邓子龙的后腰，邓子龙几次发力都无法将他甩出，他反而伸出右手勒住邓子龙的脖子，左手从腰里拔出匕首。

邓子龙看几次摔都没有成功知道可能要坏事，双腿腾空蹬在厕所的门上，借着门的反弹之力重重将那人撞在墙上。使得他左手的匕首刚准备扎向邓子龙的后腰，邓子龙头突然往后用力一顶，后脑重重地砸在那人的鼻子上，勒紧邓子龙脖子的手也随之一松。

邓子龙转过身来，伸手摁住拿匕首的手，一拳砸向那人的眼睛，他做梦都没想到邓子龙如此凶猛而且如此彪悍，头一偏，躲开邓子龙向他眼睛打来的那一拳，扬起右肘向邓子龙太阳穴砸去。

邓子龙心想此人是谁？这个特战队清剿的恐怖分子训练营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有什么样的背景，竟然有如此厉害的人物？眼前这蒙面人身手在当今世界绝对是顶级的，自己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可能占上风，此等厉害的角色为何会在中国出现，他们来中国有什么目的？

邓子龙身子再往前倾，让那人的右肘无法发力，头再度向他的眼眶砸去。那人头一偏，抬膝向邓子龙下部打去，邓子龙松开摁住他的手，往后一闪身，随手拿起一条长板凳，那人单手挡住板凳，抬腿向邓子龙小腹踢来。

板凳砸在那人好像铁一般的手上从中断裂，邓子龙也被他的一脚踢出了两米开外，邓子龙刚从地上爬起，那人左手的匕首便直奔他的咽喉而来。

邓子龙头一偏，再度抓住那人手腕，身子一侧，一发力，顺势一带将他左手的匕首扎在了厕所的门上，抡起右拳，一拳砸在他的左肋上。邓子龙好像听到了肋骨断裂的声音，跟着是一声痛苦的号叫。

那人也是凶悍，他忍住痛苦，回手一拳砸向邓子龙的后脑，邓子龙一低头，左拳又砸向了他的右肋，同样是肋骨断裂的声音，又是一声痛苦的号叫。

那人可能也没有想到邓子龙竟然如此难缠，于是松开握匕首的左手一转身，抡起左拳直奔邓子龙眼睛而去。邓子龙抬手一挡，那人又抬腿向邓子龙的胸口踢来，邓子龙后退了几步，从腰上拔出手枪，那人看邓子龙把枪拿在了手里，纵身越过放在屋子中央的饭桌，还未等邓子龙的枪响起，快跑几步从后窗穿窗而出。

邓子龙追到窗口，只见那人跳上一辆放在后窗下方的摩托车开足马力向村口左边的土墙驶去。村口的枪声渐渐弱了下来，士兵们正在村里逐屋清剿，



“狙击手！狙击手！那摩托车上的恐怖分子，干掉他！”邓子龙对着耳麦疯狂大叫。

士兵们听到邓子龙的喊声纷纷把目光转向夜色中飞驰的摩托车，并且向那摩托车猛烈射击，就在快到土墙的时候，那人从怀里拿出两枚手雷，向土墙扔去。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土墙一下子轰然倒塌。土质的砖头砸在地上激起无数灰尘，白茫茫的在天空缭绕，摩托车借着腾起的灰尘和夜色的掩护飞快越过土墙，冲出小村……



## 第一章 国安局

2011年的国庆刚过，举国欢庆的气氛还未淡去，此刻国家安全局总部会议室却气氛肃穆，黑色椭圆形的长桌坐了七八个人，其中有两个身穿军装的，这些人不知何事个个脸色严峻。

这里很显然是安全部的小型会议室，五角星图案的吊顶，正对着门是一面中国国旗，墙根一溜是一盆盆含苞的盆栽，椭圆形长桌中间放着一个幻灯机，旁边是七八个陶瓷茶杯，每一个茶杯旁边有一个会议纲要的文件夹。

局长郭正风对众人严肃讲道：“我这次紧急将各位全部集中起来召开这个小范围会议，是因为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突发事件！”顿了一下后他继续讲道，“就在昨天，我们的技术侦察局一个多年没有使用的秘密电子邮箱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写信的人说他手里掌握了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要求与我们见面，为了证实他的可信性，他在信里特别提到了一个英文开头的数字：a1154020121129940，这个数字意义非同小可。”

“这个 a 字开头的数字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军方不久后将要进行的一次实验，a 是飞机第一个英文字母，这个英文字母后面的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11540 说的是地点，是那个地点的经纬度，20121129940 是时间，也就是 2012 年 11 月 29 日 9 点 40，这个时间和地点刚好是我国最新研制的隐形飞机试飞的时间和地点，隐形飞机试飞的时间和地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那发送邮件的人是如何知道？由此可以看出，这人不是一般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他究竟代表哪一方势力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通过我们技术部门的网上追查，发现这个邮件发送者 IP 地址在法国巴黎，目前我们只追查到了对方所在的城市位置，但是具体准确的所在地我们无法查明，因为对方的最后一道反侦测系统特别先进，让我们一时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发送者 IP 地址在巴黎，他约我们见面的地点也在巴黎，地点是圣米歇尔

大街香街咖啡馆，我想此人与法国肯定有些渊源，另外他在信里还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要求与他见面的必须是我们国安局的特工一号。”

“特工一号！”在座的听到这话，个个脸色大变，一个剃着平头身着西装的三十左右的男子站起来急着说道：“郭局，这怎么可能？林峰同志几年前已经牺牲在利物浦，怎么有可能与他见面？”

郭局长道：“你说得很对，在座的各位和外国的情报组织都知道我们国安局特工一号的存在，也知道特工一号代表的是我们中国最出色的特工，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特工一号也就是排名第一的特工。”他脸上露出忧伤的表情，“获得此殊荣的特工林峰同志，常年在海外为国家服务，但他于2007年执行‘沙石计划’时在利物浦牺牲，自林峰同志牺牲后我们国安局就已经没有了特工一号。这个人要求与他见面的必须是我们国安局的特工一号，我判断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他认识林峰同志，因为林峰是我们的一号特工和他的牺牲都是最高机密，我想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我们的特工一号的忠诚度在他看来是值得信赖的，为其他国家服务的可能性是零。”

有人问道：“从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来看他肯定是我们同行，对我们的事情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既然这样，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郭局长想了片刻：“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手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要弄清楚他手里有些什么东西必须和他有所接触。这样吧，在局里找个人，找的这人身手要好，对国家的忠诚度要经得起考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找的这人要生面孔，只有生面孔才不会引起那位行家的过多猜测，让这个人以特工一号的名义去巴黎与那人见面，先见见他，了解到真实状况后我们再作打算。”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骄阳似火，空气里稍稍带着一点湿气，空中没有一丝云，没有一点风，地上像已着了火，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发出刺耳的叫声。

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成了钢筋水泥包裹下的缩影，在21世纪的今天这里已经很难寻觅当年能工巧匠们遗留下来的那些独特的建筑，目力所及的是宽阔的机场高速，飞舞入天的立交桥，高耸入云的现代大厦，闪着电视节目的宽频，跳动的股票指数，无一例外的有塞车、摩肩接踵的人群。

邓子龙一如往常懒洋洋地穿行在这条每天要来回十几趟的街道，这条街对于邓子龙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特色酒吧群，现代式的咖啡馆，楼间的各种花

坛精致而艳丽。邓子龙蒙上双眼都能找到这条街上自己常去的餐馆和百货小店，他知道这些店什么时候有些什么人在那，什么时候打烊，甚至他们进货的时间以及他们供货商的情况。

邓子龙虽然讨厌这样的夏天，如同讨厌他读书时喋喋不休而又时常家访的老师，但他的工作让他和那些站在路边指挥交通的警察，还有那些流着汗水清扫大街小巷的环卫工人一样无法回避这炎热的夏天。他虽然有时对自己的工作单调、烦琐牢骚满腹，对自己的工作低调常被人误解愤愤不平，但他从没想过要离开，因为他知道所从事工作的光荣所在，也知道所从事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这次行动从走在邓子龙前面大概十米、身穿花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入境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在这几个月的交手中邓子龙他们已经发现前面的这个中年男人是个老手，受过专门的训练，他好像已经发现自己被监控，带着邓子龙他们在这个城市前前后后兜了几个月，没留下一点线索，也没有让邓子龙他们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邓子龙的耳麦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七号，客人将要进入新街口，我让赵强和徐敏接替你的位置。”邓子龙知道这是李伟处长的声音，他在对他接下来的行动发出指令，于是停下脚步：“是，李处。”他佯装到报摊上买报纸，从那中年男人身后走开。

中年男人进入新街口，继续在街上闲逛，他身后是一对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和几个互相追逐的学生。他来到巴士站，看了一下站标，然后做出等车的样子，一个年轻男子从他身边走过，接着一个年轻女子非常亲昵地走到那年轻男子身边，排队站在中年男人身后。

年轻女子理了一下头发对年轻男子说：“老公，我妈的生日礼物你准备没有？”“我的好老婆，当然准备了，到时候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年轻男子拧了一下年轻女子的鼻子，“是吗！我才不相信。”年轻女子俏皮地笑了笑。

大巴缓缓驶进汽车站，中年男人和那一对年轻恋人上了车，司机刚准备发车离开，中年男人手机响了。他接听手机后，不远处的年轻男子低头用手遮住嘴唇，低声道：“李处，目标有电话打入。”

李伟：“我在监听。”李伟接着道：“八号，听着，电话是要他下车，你们留在车上，不要跟他一起下车。”那年轻男子：“是的，李处。”

中年男人突然起身拍了拍口袋，大声叫道：“司机同志，我的钱包丢在家

里了，我要马上下车。”车上的乘客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中年男人，显得有些不耐烦。那司机不悦：“是真的还是假的？”中年男人急着说：“当然是真的，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拿这事开玩笑。”司机把刚刚已经启动的车停了下来。

中年男人走下大巴，突然，啪的一声，如同玻璃瓶摔在地上破碎的声音。从邓子龙这边看去，中年男人身子一晃，右肩出现了血迹，他马上趴到了地上，捂着受伤的肩膀向四周望去，接着又是几枪打在他身边的地上，溅起细微的火花，他赶紧爬起，快速跑开。

邓子龙的耳麦里传来李伟急促的声音：“各组员注意，紧急情况，有狙击手，有人要杀他。”不一会，李伟又急道：“七号，子弹是从他右后方打来的，正好是你的位置所在，你马上去找狙击手，其他人跟我一起马上逮捕嫌犯。”

邓子龙快速从后腰掏出手枪，急切向四周望去，只见自己所处的这一片区域不是商业区而是住宅区，大多是七八层的居民楼，并没有很高的建筑。但那些建筑和附近其他的高楼大厦相比无疑是狙击这男子的最理想位置。邓子龙心想看样子这杀手应该对这男子行走的路线非常熟悉，是精心设计了的，于是向那几栋楼发狂似的奔去。

中年男人突然看到几拨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向他冲来，不假思索从怀里掏出手枪，抬手就是几枪，然后向闹市区跑去，街上的行人听见枪响纷纷躲避，有的干脆就趴到地上。

又是几枪从远处打来，子弹从中年男人耳边飞过，他知道这样不行，在空旷的街上奔跑无疑成了狙击手的活靶，是自寻死路，他看到前面有一栋不是很高的楼房，一咬牙忍住伤口的疼痛，弯着腰跑了进去。

邓子龙从杀手接下来开的几枪子弹飞行轨迹，判断出他潜伏的大概位置，是紧挨着那几栋楼房的一栋未竣工的楼顶，他甚至已经看到了狙击手瞄准器上镜片的闪光。他百米冲刺般飞速向那楼冲去，当他一鼓作气冲到楼顶时，发现杀手已经离开。

邓子龙冷静的目光从乱七八糟堆满杂物的楼顶各个角落慢慢扫过，脑子同时飞速运转，判断杀手开枪的位置。突然，几个金黄色的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弹壳，杀手看样子走得非常匆忙无法把弹壳带走。

邓子龙走过去弯腰捡起那些弹壳，发现竟然是M107狙击步枪子弹的弹壳，顿时脸色大变，在几年前曾经有这么一支M107狙击步枪给邓子龙和他的同事带来了很多麻烦，也给邓子龙他们留下了很多伤感和酸楚的回忆。



各种警车尖叫着从四面八方赶到中年男人跑进的那栋楼下，全副武装的特警在为首的男子带领下快速冲进楼里，并且在各个楼梯口设置警戒，挨家挨户通知楼里的群众马上紧急疏散。

楼里的群众坐着电梯、挤着狭窄的楼梯通道很快就离开了，转眼间那楼就已经空空荡荡。

小队在六楼一扇门上有弹孔的门前停了，守在门口的那对年轻恋人冲为首的男子微笑着点了点头：“李处好。”“赵强，徐敏，你们有没有人受伤？”李处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问。

赵强摇了摇头，“我们的人没有人受伤。”徐敏说：“我们抓他的时候，他开枪伤了几个路人，闯进了这屋，并且挟持了人质。”

李伟对着耳麦：“七号，你那情况怎么样？”已经从楼顶下来的邓子龙道：“李处，我正向你们这边赶来，那杀手已经逃走，他是老手，使用的是M107狙击步枪。”

“M107 狙击步枪？”

“对！那该死的枪曾经给我们留下过不好的回忆。”

“好！情况我知道了，你现在马上到车里拿好装备，带上狙击步枪，到我们所处的这栋楼对面找个有利位置，记住，目标挟持了人质，他现在在六楼靠西头的一间房内。”

“是，李处。”邓子龙大声回答。

一个穿制服的高个警察将一张结构图递给李伟说：“李处，这是这楼的结构图。”李伟看了一下图后对那高个警察问道：“王警官，那人挟持的是什么人？”王警官道：“据我们了解，是一个读高中的女学生，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她的父母，他们正在回家的途中。”

李伟看了一下手表，呼了一声：“七号。”已经到对面楼顶上全副武装的邓子龙听见李伟的呼叫，对着衣领上的麦：“我在，我已经到了指定地点。”

从邓子龙的瞄准镜望去，对面楼的一间房内，那中年男人拿枪指着一个女孩的头。

李伟道：“准备好了吗？”

“他很老练，离窗口距离很远，一直躲在那女孩的身后，我没有十足把握。”邓子龙回答说。

“那小子伤了几个人，他如果危及女孩的性命，你最好一枪毙命，否则那

女孩有危险。”

“知道，完毕。”邓子龙回答，从邓子龙这边看去他的两个同事和他一样装束，背着突击步枪，腰上绑着绳索缓慢从楼顶向六楼移动。

楼的四周拉起了警戒线，已经疏散的群众并没有走很远，他们等着事情的解决，闻讯赶来的记者们在警戒线外架起了“长枪短炮”。

一辆计程车风驰电掣般的赶到现场，从车里下来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男的拿着小型摄像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女的非常年轻，身材匀称，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两人挤进人群准备偷偷越过警戒线。

警察走过去张开双手拦住他们的去路，微笑说道：“两位，对不起，这里因为安全因素现在你们还不能进入警戒线以内。”女人拿出一个证件，“我们是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我叫罗丝。”指着那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说：“他叫怀特，我们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警察看了一下然后说：“这里发生了一个治安事件。”

罗丝：“能具体说明吗？”

“现在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等下我们的有关单位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会向你们记者朋友做出说明的。”

怀特看了看楼四周的环境拉着罗丝离开，两人围着警戒线走了一圈，爬上一个高处，把摄像机对准了楼的进出口。

楼梯口的李伟拿过一个大喇叭，大声喊道：“里面的人听着，你别做蠢事，放了那女孩，我让你脱身。”

屋里一个阴冷的声音：“你们是警察还是国安局的？”

李伟：“我是国安局的，你应该知道你对我们还有用处，如果你放了那女孩，我会让你离开。”

那阴冷的声音：“我就知道我被你们盯上了，少在这骗我，你们那一套我知道，这些对我没有多大的用处。”

从窗外向屋里望去，那男子藏身的屋子并不大，是这套房子的客厅，精致的长拐角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烟灰缸，黑色的书桌挨着窗口，书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椅子放在旁边，一排紫色的衣柜靠墙放着。

坐在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手拿短枪，看样子已经做好拼死一搏。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躲在那女孩身后，慢慢把梳妆台推到窗口，然后又说道：“说老实话，我也不想杀她。”



李伟道：“天马上就要黑了，我看你也折腾了一天了，想不想吃点什么？”见对方有些犹豫，李伟赶紧道：“兄弟，现在找吃的可正是时候，如果晚一点，到了深更半夜，要我们给你找吃的我看没个把钟头那可搞不定啊！”

那男子想了片刻：“弄点吃的来也可以，我警告你们，我可不是劫匪，我是行家，而且我手里有人质，你们可别耍花招。”

“你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好，你们把东西买来从门缝扔进来。”

“好的！”李伟马上回答。

不一会儿，一份便当送到了李伟手里，李伟拔出手枪检查了一下，然后又把它别在后腰，提着便当，对众人吩咐：“在罪犯开门的一瞬间行动。”又对着麦：“各小组注意，做好准备。”然后，提着便当来到门前，敲门。

那中年男人捂着受伤的肩膀，躲在女孩身后慢慢移动到门前，从猫眼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便当站在门外。他躲在女孩身后，拿枪指着女孩，小声说：“把门打开一条缝。”女孩正准备开门，窗口梳妆台镜子里突然有人影闪了一下，他立即道：“等等。”又推着女孩慢慢向窗口走去。

突然，一声枪响，接着就是女孩的惨叫声，窗外的两个特工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对着耳麦道：“李处！李处！屋里有紧急情况发生，人质有危险。”没等李伟说什么，两人破窗而入，门口的李伟大声道：“人质有危险，撞门。”

两名特工飞身进屋，却没有看到中年男人的踪迹，只见那女孩脚上流着血痛哭着，忙跑了过去。那女孩看到两人向自己走来，示意了一下身后，躲在她身后的中年男子突然闪出，连开两枪，那两名特工立时栽倒在地，门外的李伟听见里面又响起了枪声，知道发生了交火，听枪声并不是自己手下使用的突击步枪，更为焦急，带着人发疯撞门。

中年男人看地上躺着的两名特工快要死去，转身举枪对准那女孩的头，想了片刻，还是不忍心，叹了一口气，抓住窗口的吊索飞身跳了出去。邓子龙看屋里发生巨变，大急，看那中年男人飞出窗外，迅速开枪射击，又对着麦大叫：“李处，疑犯已经从窗口逃出。”

李伟已经撞门进了屋，看到屋里的惨景，大叫：“有两个兄弟受了伤，七号，我命令你，千万不要让他跑了。”“是。”邓子龙连开数枪，子弹无一击中。

李伟语带哭声：“子弹都是击中头部，这王八蛋，还向孩子开了枪。”邓子龙听李伟的口气知道自己的两个同事伤势不轻，勃然大怒，再看那中年男人